

DUO
FENG

黑水
白山
／著



不逢



白水
白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夺锋/黑水白山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012-5434-7

I. ①夺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0942 号

责任编辑
责任编辑
责任编辑

余 岚 刘 喆
赵 玥
陈可望

出品人/监制
总 策 划
封 面 绘 制
封 面 题 字
插 图 绘 制
装 帧 设 计

赵 雷
紫 总 小懒菌
郭小天
邪 少(304 文化)
糖 蛋yuri
周艳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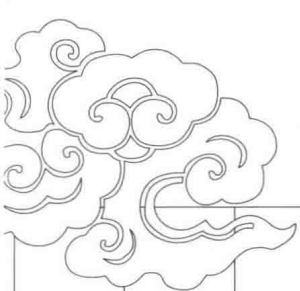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
作 者

夺锋
Duofeng
黑水白山

出版发行
地 址 邮 编
网 址
销 售 电 话
经 销
印 刷
开 本 印 张
字 数
版 次 印 次
标 准 书 号
定 价

世界知识出版社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
www.ishizhi.cn
010-65265923 010-57735442
新华书店
北京嘉业印刷厂
710×1000 毫米 1/16 17 印张
390 千字
2017 年 4 月第一版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ISBN 978-7-5012-5434-7
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拾·对牛弹琴	玖·一剑西来	捌·大祸临头	柒·魔高一丈	陆·风波又起	伍·刻骨仇恨	肆·神兵天降	叁·兔起鹘落	贰·秘密身份	壹·镜花水月
125	109	091	078	063	050	037	023	010	001

目 录

番外·酒	拾捌·弦声如断	拾柒·强敌来袭	拾陆·壁立千仞	拾伍·冤家路窄	拾肆·谋定后动	拾叁·同舟共济	拾贰·来者不善	拾壹·白发蚕婆
260	244	229	210	199	177	164	153	139



壹·镜花水月

东方熹微，晨风清凉。北方极寒之地的群山也似被凛冽的冷意唤醒，一座一座支棱着，显出颇精神的样子。

最为峭拔的那座山峰之上，乃是凶名赫赫的血衣派所在。往日此时，大多数教众都还在睡梦之中，便是有晨起练功的，也不过一掌之数。今日却古怪得很，一大早便有一大圈人围在演武厅前，有的刀剑出鞘，有的摩拳擦掌，簇拥着一位锦袍玉带的少年，正与一个高大英武的青年对峙。

这青年名唤飞锋，本是血衣派掌门薛天尧的贴身护卫，如今被派来做掌门的师弟、全派上下都呼作“小公子”的慕容羡的贴身护卫。

飞锋为人沉默机警，平素极为沉稳。现在他站在锦袍少年的面前，微微垂着头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两只拳头却捏得紧紧的，骨节都发了白。

这少年自然便是“小公子”慕容羡。

他是血衣派掌门的师弟，还是血衣派原掌门的亲生儿子。虽然身份高贵，但他一出生就身带奇疾，无法练武，从小就被父母无微不至地溺爱带大，养成了极为骄纵的性子。

据说原掌门归西之际，把自己的大弟子薛天尧叫到床前，当着血衣派诸长老的面，将掌门之位传给了他，然后一手拉着自己的得意弟子，一手拉着自己娇惯了十几年的儿子，气息奄奄，说不出话来。薛天尧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，跪在地上立誓说：“徒儿今日对血衣派上下起誓，我做掌门一天，就要我师弟万事随心、平安快乐地过一天。”话音刚落，老掌门微笑而去。

从那之后，慕容羡在血衣派中更是飞扬跋扈、无人敢管，就算是左护法那样的元老，见到他都要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，叫一声“小公子”。

恐怕慕容羡出生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忤逆他。他低了低头，看着飞锋捏紧的拳头，又微微抬了抬头，看着飞锋沉默的表情，一想到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这个护卫都不肯做，心里觉得极为不痛快。

他皱起眉头，非常严厉地说：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做还是不做？”

他这句威胁一出口，飞锋就微微叹了口气，行了一礼，又单膝跪在他面前，说：“恕属下无法从命。”

慕容羡现年十八岁，他长这么大从来没听人把“无法”和“从命”这两个词放在一块跟他说过。现在乍一听，气得就冲上去扇了他一巴掌，大骂道：“混蛋！我掌门师兄让你跟着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！”

飞锋面不改色，声音也没变，规规矩矩地回答：“掌门交代属下，让属下跟着小公子，是因为属下擅长拳脚刀剑……”

“没让你说这个！”慕容羡气呼呼地打断他，“我掌门师兄说没说，要是我让你做什么事你又不愿做，你该怎么办？”

飞锋沉默了一会儿，抬起头看他，表情居然隐隐带着恳求，低声说：“属下……可属下只是擅长拳脚刀剑，”忍了忍，终于说，“不擅奸淫。”

慕容羡一愣，还没来得及发怒，就听身后“扑哧”一声，竟是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他怒气冲冲扭头大喊：“谁敢放肆？！”

在他身后，有个年轻男子被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押着，正是他今日要刑罚折辱的对象。

此人衣着微乱，发髻也不齐整，显然是被人从卧床上强押过来的。按小公子所想，这人此时本应该吓得六神无主，涕泪交加向自己求饶了。不料他竟然带着颇为悠然自得的表情看着他和飞锋对话，仿佛不是衣着狼狈困于敌手，而是在小风的吹拂下喝茶赏景。

最令小公子无名之火狂烧的是，此地虽然寒冷，这男子衣着虽然单薄，但他的衣袂随着晨风飘拂，湛然若神；再加上潇洒一笑，衬着背后的蓝天白云，更兼衬着旁边两个狰狞大汉，十分的风采竟是显出了十二分。

小公子慕容羡怒瞪着此人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气得直欲吐血。

这男子是月前薛天尧到中原一带游玩巡查之后带回来的，所报名号和出身的师门都名不见经传，只因薛天尧素来风流，不拘男女，经常带些美人回来，这人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，慕容羡一开始便根本没把这人放在心上。

可是掌门师兄回来匆匆看了师弟一眼就回到自己住处，据说先是跟这人促膝长谈，后来又跟这人秉烛夜谈，谈来谈去就谈了一个月，还藏着掖着不肯让小公子慕容羡看到。

慕容羡自父亲死后，对这个掌门师兄十分依赖，无法无天惯了的小公子恨不得把师兄独占了才好。但是师兄不但不愿意让自己见到这个男狐狸精，就连自己把“此人来历不明，只恐对我血衣派不利”的理由搬出来，师兄也置之不理。慕容羡心里又恨又妒，腻歪得不得了，终于趁着师兄出门把这人的揪了出来。

本来一见这人的长相，慕容羡就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现在居然还被这家伙嘲笑，他更是怒不可遏，冲上前去就要撕开他的衣服。

可是此人的衣服很结实，慕容羡没有武功在身，一撕两撕撕不开，愈发生气了。

他本来就窝了一个月的火，好不容易想爆发一下，先被飞锋给弄得下不来台，又被这人的衣服弄得没面子，于是怒火越烧越旺，一指飞锋：“把他给我关到水牢！”又一指这被押着的男子，“弄花他的脸，给我扔下悬崖！”

有飞锋的例子在前，大家伙愿意不愿意的都应了声“是”，就有人走过去要把飞锋带走，另有一些人拔出刀子就要走向那男子。

飞锋一言不发，默默起身伸出双手让人把他的手捆在身后。慕容羡看他这样子觉得不顺

眼得很，哼了一声就扭头去看那男子。

被两个黑衣人拿着刀子逼近，男子脸色有点发白，用力挣扎起来。

慕容羨这才觉得扬眉吐气，不由笑起来：“对，弄花他的脸，把他划成丑八怪！叫他勾引——哇啊！”

他嘲讽的话没说完，就见那人神情已经一变，胆怯害怕的表情不见了，红红的嘴唇勾起一个嘲讽的笑容。

下一个瞬间，先是一左一右架着这人的两个黑衣人身首异处，再是拿着刀子的两个手下头颅不保。

这四个人的身体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一个拿刀的手下甚至还往前迈了一步，但是他们的头在那一瞬间竟全都碎裂。

不但如此，夹杂着鲜血的肉块如同下雨一般全都砸向慕容羨的方向，把小公子吓得大声惨叫起来。

小公子吓呆了一般，惨叫之后，竟站着不动，眼睛大睁着只知道盯着那恶魔般的对手。

那男子的笑容更魅惑，抬脚向小公子走了一步。

小公子身边的护卫们退了一步。

男子笑得更开心，开口时声音竟是柔和悦耳的：“慕容小公子，你比你师兄说的更不懂事啊。唉，他待我这么好，我无以为报，就替他除了这个麻烦的师弟吧。”

他的声音缓慢柔美，一点杀气也没有，但说到最后三个字时，却眼神转厉，腾身暴起，直如一道白光向慕容羨冲来！

慕容羨一边后退，一边又大叫起来。

只觉得身边的护卫在不断冲到身前又不断倒下，对方像是玩弄老鼠的猫一样，带着惬意的微笑出手，离自己越来越近。

慕容羨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又害怕又后悔，一边惨叫着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
男子却站住了，对着挡在自己面前的一个身影道：“他那么对你，你还要护着他？”

站在男子面前的正是飞锋。

他双手仍然捆在身后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对手，慢慢开口道：“霹雳掌？你是武当门人？”

男子不屑一笑，口气竟然像是撒娇：“我哪里看上去像那些牛鼻子？”

飞锋垂眼看了看满地的鲜血：“一点也不像。”

男子对这回答倒是非常满意，微微笑道：“我看你倒还顺眼，你让开，让我杀了那小子，我决不伤你。”

飞锋也微微一笑，他平素不苟言笑，这个笑容也非常浅，与此同时却摇了摇头。

男子盯着他的嘴角，有点怔忡，然后才反应过来他在摇头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十分疑惑地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飞锋道：“多说无益，你动手吧。”

男子看了看他被绑的手，嘲笑道：“你以为你能挡住我？”

飞锋仍然面无表情：“你不妨试试。”

男子听他这么说，似乎是觉得有趣，放低声音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飞锋摇摇头。

男子又笑起来：“没关系，等我把你打倒，再告诉你。”

说罢一个起手式，就向飞锋攻来。

他对慕容羡和其他护卫动手，何曾打过招呼，面对飞锋，就像模像样地做了起手式，动作似乎也慢了些，显然是对飞锋颇有好感，不想置他于死地。

飞锋轻轻叹口气，在他攻过来的时候，斜斜踏前一步。

就这一步，让男子神色剧变。他敛了笑容，动作也骤然加快。

这一次他的动作，和刚才完全不同。

他出手如风，动作也十分诡谲，掌法完全不是中原正道的路数，有时掌风从完全不可能的方向袭来，有时甚至像是长了好几只手。

但是这些在飞锋面前似乎都失去了作用，这人虽双手被制，一双长腿却灵活无比，无论他出掌的角度多么刁钻，飞锋似乎都能在半路截住他的掌风。

他越打越心惊，不由低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飞锋道：“我叫飞锋。”

他见飞锋接话迅速，中气十足，知道他并未使出全力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：他还没有用到双手，就如此厉害。

一念及此，忙一边交手，一边后退，微笑道：“你好厉害，我打不过你。刚才我不伤你，你也不要伤我，我现下就走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身体忽然晃了一晃，他睁大眼睛瞪着飞锋道：“毒，你竟然……你……”

又晃了一晃，竟摔在地上。手在地上撑了撑，终于动不了了，一双眼睛看着飞锋，全是难以置信的神色。

飞锋也是一惊，冲过去想要扶住他，却忽然一阵眩晕，自己也晃了两晃，就要摔倒在地。

飞锋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暗试自己的内力，竟然空荡荡一丝也无，愣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镜花水月？”

“算你有见识！”

接话的人是小公子慕容羡，他本想趾高气扬地走过来，但是刚才害怕过剧，腿还有些软，慢慢向这边蹭了两下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还是我爹疼我，教我炼制门中圣药，不然怎么拿下这个奸贼？”

飞锋听他这么说话，不知是否该松一口气。但是药性剧烈，终于还是倒在地上。

他视野受限，只见小公子蓝底描金的靴子从眼前踩过，直奔那男子而去。



耳边听到几声清脆的巴掌，又听慕容羡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竟然在本公子面前撒野！还敢挑拨师兄跟我的关系！让你死真是便宜你了！”说罢又是几声巴掌声。

眼前一暗，竟是小公子又回来了。

“你还算有点护主之心，让你去关水牢也太委屈你了点。”说着，慕容羡蹲下来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“但是血衣派上下，我慕容羡说出的话，还从来没人敢不听！”说着又是一掌，“不擅奸淫是吧？我来帮你。”

慕容羡的嘴一张一合还在说着什么，飞锋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，完全听不到了。

他只觉得自己有点像是被噩梦魔住，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。

意识虽然是模糊的，但是另外一种感觉却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强烈。

欲火焚身，兴发若狂。

他本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年少的时候也特意锻炼过自己的意志，现在勉强还能支撑一点，于是睁开了眼睛，想看看自己的处境。

他看见了蓝天。

他不相信慕容羡竟然把自己灌了春药扔在露天里，于是他闭了闭眼睛又睁开，确实是蓝天。

他觉得药效好像又上来了，于是他深呼吸一下，然后向左边扭头看去。

他看到一些人远远地围着他，都是血衣派的帮众，其中有几张面孔还很熟悉。

他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，于是他又向右边扭过脸。

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双眼睛，一双非常漂亮的凤眼正看着他，充满了慌乱。

是刚才那男子的眼睛。

飞锋大吃一惊，就要闭上眼，却觉得后脑一紧，被人抓住了头发。

慕容羡抓着他的头发，吃力地将他半拎起来，大声道：“血衣派上下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小公子言出如山，让你往东，你敢给我往西？！今天我让飞锋把这个狐狸精给奸了，他回我说他不擅奸淫。好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着你奸淫！我要你们都好好看着！一边看一边给我记住：小公子说出口的话，绝不会收回去！”

他本身不会武功，半拎着飞锋已经有点吃力，说完这番话已然气喘吁吁的，却仍然大笑几声，才把飞锋扔回地上。

飞锋只觉得自己所中的药物药效十分强烈，刚才被小公子抓起来就已经无意识地想往他身上蹭，现在被扔到地上，又马上非常敏锐地感到身旁有一具温热的肉体。

那人颤抖一下，发出一声极低的呜咽。

飞锋不由得向他脸上看去，只见他双眼大睁看着自己，那么美丽的双眸，盛满了惊慌和恳求，竟是无比脆弱。

飞锋看到这眼神，只觉得浑身发热，抚在这人身上的手也更加用力。

被药物控制的心神中也知道，这人和自己不同，这人是清醒的。

大庭广众之下被欺凌，这人竟是清醒的。

他皱起眉头看着身下这个人，手想从他身上挪开去帮他解绳子，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太美了，他的脸也太美了，飞锋根本没办法挪开视线。

他的手也根本没办法挪开，从这人的腿一路摸到他的胸口，在这里游移了两下就摸到他脸上。

等他的视线再次跟这人对上，他看见那双美丽的凤眼里面的惊慌加深了，简直变成恐惧，还有羞耻和愤怒。

“你别……”他本来那种柔和悦耳的声音也变得颤抖，低低地说，“我不会放过你的……”

飞锋比他抖得还厉害，但是他的颤抖来自药物的效用，他极力克制着这种颤抖，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扭开脸，这次他试图起身走开。

他撑着身体试了几次，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他的视野也随之上移，他看到了双手环抱冷冷看着他的慕容羡，看到了慕容羡身后的帮众，他努力做着深呼吸，想要保持清醒。

但是最终，他仍是失败了。

飞锋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是在自己的屋子里，自己的床上，看光线似乎是上午。

他躺在床上暗自运功，发现内力已经恢复，应该是有人喂了他解药。侧耳听去，屋内十分安静，院中倒是有七八人的呼吸之声。

他坐起身，正要出门看看，就听呼吸声和脚步声走近，有人推门而入。

慕容羡领着几个手下大摇大摆地进来了。

他走到飞锋床前，刚一抬手，就有个手下搬过凳子来让他坐下。

飞锋看都不想看他，更不用说起身行礼，却只能微微叹口气，低头恭敬道：“小公子。”

慕容羡得意扬扬地笑了两声，才问：“飞锋，这次你可知道要听话了？”

飞锋没有说话。

慕容羡哼了一声：“还犯浑？你知不知道和你做露水夫妻的男狐狸精怎么样了？”

飞锋猛地抬眼向他看去。

慕容羡冷笑一声：“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看来是真的，你对他倒是关心得很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把那男狐狸精划花了脸，扔到悬崖下面去了。”

飞锋大吃一惊：“他……”想到那人曾经对自己友好的微笑，忽然心里一乱。

慕容羡看了看他的表情，十分不悦地起身道：“我告诉你，等我掌门师兄回来知道这事，我反正是他师弟，他才舍不得动我。你……你怎么告状都没用！”

飞锋心中恨他，语气就非常冷淡：“属下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慕容羡抬起下巴道，“你奸了他的客人，他又动不了我，只能对你更不好，你虽然曾是他的贴身护卫，他也不会饶你，他要是生起气来，不但血衣派你待不下去，只怕天下虽大，也没有你容身之处。”



飞锋低下头，眉头紧紧皱起。

慕容羡见他如此，语气反而和缓下来：“不过，看在你曾有护主之心的份上，如果你肯回来做我的护卫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替你说情。”想了想，他凑近飞锋道：“可我身边的人，对我必须言听计从，我只养狗，不养狼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飞锋只不作声，慕容羡见他眉头紧锁，胸膛起伏，知道他心中矛盾，也不着急，一笑道：“你可以考虑，明天上午，我来听你回答。”

飞锋等慕容羡的身影刚一消失，就马上起床下地，略微收拾了一下自己，就向外走去。

血衣派地处深山，山腰阳面的几处院落是门中医馆，离他这里距离并不远，但飞锋一路行去，却觉得路上遇到的人格外多。

他想了想才明白，并不是今天路上格外人多，而是自己对别人的目光格外敏感起来。毕竟他在众人面前人事不知地做下那等事，行同野兽牲畜，血衣派虽是有名的邪派魔教，对这样的事也并不是喜闻乐见。

他又想到，自己在药物控制下神志模糊，可那个……那个人却神志清醒地忍受一切，最后落得个葬身山谷的下场，不由得手足发冷，等他来到医馆前面，已经出了一身冷汗。

门口一个长脸的年轻人正在晾晒某种草药，抬眼看见他，脸上的神色一僵，带点同情，又带点尴尬，半天才开口道：“你，你怎么了？”

飞锋只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不舒服，李麟在不在？”

“哦，哦……”年轻人不知道想明白了什么，脸上的同情之色居然更深，回答道，“他在，他在的。”

飞锋不等他说完，迈步进了医馆，见一个中年人正伏案写着什么，正是医师李麟。

听见有人进来，李麟抬头看了一眼，见是飞锋，就放下笔道：“昨天的事……”

飞锋举起手示意他住口，压抑着心头的怒火，慢慢说：“慕容羡的药是不是从你这里拿的？”

李麟苦了脸：“飞锋，这怨不得我，小公子让做什么，我能不听吗？”看了飞锋一眼，大着胆子低声说，“你倒是有胆子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飞锋一拳捶在桌案上，李麟吓了一跳，不顾自己还坐在椅子上就要往后退，姿势十分狼狈。

“我不说了还不行？你别生气别生气。”李麟连连说着，看飞锋站在原地，并没有进一步揍他的意思，松了一口气，往自己脸上轻轻打了一掌道，“我跟你认错好不好？你救过我，我不该给他那么烈性的药。我错了……”

飞锋深知这人脸皮厚，也不去理睬他，等他演够了，才冷冷道：“我早知道你是慕容羡的走狗，生你什么气？不过我知道你还有点人味儿，既知道我救过你，你又对我抱愧，就帮我做件事，我自然不找你麻烦。”

李麟提心吊胆地想了想，道：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能帮你做什么事？”

飞锋看他一眼：“只要你帮我打听一下，昨天那人……他……他死……”

“你说沈公子？”李麟接口道。

飞锋愣了愣，心中怅然想到，原来他姓沈么。

李麟见他不说话，叹口气道：“你打听他做什么？难道还想惹怒小公子？你不肯听他的话去……他就把你整治成这样，要是你再去救那沈公子，怕是要性命不……”

飞锋拧起眉头，盯着他道：“慕容羡说他杀了那人，我又怎么救他？”

李麟自知失言，呆呆地看了飞锋片刻，见他一双眼睛刀锋一样刺过来，知道这下没法糊弄过去，又打了自己一巴掌，才道：“小公子说是把他推下山崖，其实是藏在过云崖旁边的一个山洞里，拿精钢的链子困着，说……”他看了看飞锋的脸色，“说要狠狠折磨他，才解心头之恨……”

飞锋皱起眉头：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小公子脾气古怪，谁知道他想什么？依我看，”李麟叹口气，“他那人又狠，又怪，只把沈公子害死，肯定难以称心，想要折磨他，又怕掌门发现，才藏起来吧。”他想了想，难以自控地打了个冷战，“他还向我拿了药，说要吊着沈公子一条命，他得慢慢折磨……”

飞锋皱眉想了想，问：“镜花水月的解药你有没有？”

李麟摇摇头：“那是本门圣药，老掌门去世后，只有小公子有。”他忽地一惊，道，“你想干什么？看在你救我一命的份上，我才跟你讲，那沈公子虽然可怜，但他也杀了本门好几条人命，又是小公子的眼中钉，你若是做什么傻事……”他看着飞锋的眼神，声音越来越低。

飞锋等他不说话了，才道：“我没想做什么傻事。我今天来，是昨天着凉了，拿点药。”

“对对对，”李麟擦着头上的冷汗，“你什么也没打听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知道得越少，活得越长。”

飞锋不语，起身离开了此处。

到了夜晚，他趁着月色不明，穿了一身夜行的衣物，一路警醒精神，小心翼翼来到过云崖。

他纵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见到沈公子时仍然是十分震惊，没想到人会被慕容羡害得这么惨。

惨淡的月光照进山洞，洞壁上用精钢锁链锁着一具人体，锁链从他左肩的肩胛骨穿进，又从他右肩胛骨穿出，将这个人悬空地“挂”在洞壁上。

这个人赤裸着，从肩膀的两个伤口中流出的鲜血一直延伸到脚面，还时不时向下滴到地面上，形成一汪深色的血泊。

至于他身上的伤口，更是惨不忍睹，飞锋终于明白为什么慕容羡向李麟索要吊命的药物，若不是有药吊着，恐怕这人早八百年就死了。

飞锋走上前去，从靴筒里取出一把匕首。

这把匕首还是他孩童时期师父所赠，玄铁制成，能斩金断玉、削铁如泥。

只听“铛铛”两声，他用匕首左右斩断了精钢锁链，被挂在墙上的人马上向前栽下来。

飞锋伸手将人抱在怀里，低声唤道：“沈公子，沈公子……”

没有听到回答，他心里揪紧了。手指放在这人颈项间，感受到微弱的脉动，这才松口气。

他将这人的头发拨到一边，露出满是血痕的脸庞，从怀中掏出一颗丹药，喂到他嘴里，然后将人抱起，向洞外走去。

洞口的两个看守已经被他打倒，他谨慎地又向四处看了看，带着人几个起落，消失在月光下的峰谷中。

怀中心身受重伤，飞锋一路小心翼翼，星夜中攀高走低，快到天亮的时候，才带他到了一处山洞。

血衣派地处深山老林，山岭众多，帮众也难以清查。飞锋来到的这处山洞是他之前无意中发现的，这里峰峦峭拔，难以攀登，若不知道山洞所在，就算帮中好手也很难找到。他寻到这处山洞本来有别的打算，不想今日却成了怀中心人的救命之所。

他寻得这山洞多日，早已做过整理，此时将人带进洞中，放在地上铺好的干草之上，又从怀中取出火折，点燃了洞壁上一盏油灯，才回身坐在沈公子身边，仔细查看他的伤势。

他先用软布蘸水，轻轻擦净沈公子脸上的血痕，见他光洁的面颊上多了许多细小的划伤，好在大部分是皮外伤，并不严重。

飞锋先是疑惑，忽然想通，慕容羡是用这些并不严重的划伤来吓唬这人，好一步一步慢慢地享受复仇的滋味，这人看不到自己的脸，被划了这么多刀，不知会被吓成什么样子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觉得内心涌起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温柔，觉得这人无比值得怜惜。

沈公子身上的链子还嵌在肩胛骨中并未拔出，飞锋见他脉息微弱，更是不敢贸然动手。只为他擦净身体，清理了大小伤口。

他又是愧疚又是怜惜，于是衣不解带、目不交睫，一直在这人身边照顾他。好在这山洞就是他备好的地方，大小用具虽然简单，却也齐全。

这样一直到了第三天早上，沈公子才睁开眼睛。

那时飞锋刚熬了一点药粥，用两只碗来回倒着把它们晾凉，尝着凉热正好了，才转身坐到沈公子身边，一手将碗放在旁边的石凳上，一手正要扶起他来，却见沈公子早已睁开一双凤眼，正盯着洞顶。

他先是一愣，再是惊喜，不由自主竟微笑起来，温声道：“你醒了？”

沈公子皱着眉头，仍然盯着洞顶，过了片刻才有些茫然地开口，声音低沉哑哑：“你是……你是那个……飞锋？”

飞锋看着他的神情，只觉得一股寒意袭上身来，他微微发着抖，伸手在沈公子面前摆了摆，终于哑声问道：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

贰·秘密身份

沈公子立刻闭上眼睛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飞锋心中一恸，低头看了他一会儿，放柔声音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害怕吗？我带你出来了，把你从那山洞里救出来了，这是药粥，你可以放心吃……你饿不饿？”他见沈公子还是不说话，轻轻叹口气，试图哄他，“你在生我的气吗？我……我那时不是……我……你若真的生气，我让你砍两刀好不好？但你得先让我照顾你……”

他这厢还在努力地连哄带解释，就听那厢沈公子“扑哧”一声已经笑了出来。

飞锋一愣，停了话头，不解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沈公子睁开眼睛，无神的眼睛明显在努力地对准他的方向：“你紧张什么？我只是在检查自己身体的情况。”

飞锋松了口气，静了一会儿才低声问：“那，检查得怎么样？”

沈公子撇撇嘴，虽然脸上都是划痕，神色也非常疲惫，看上去仍然有点俏皮可爱的意思：“不知道他给我下了什么药，我现在看不到，没有内力，全身都疼，还有点饿。”

飞锋又感受到了那种怜惜和心疼，忙道：“我来喂你喝药粥？”

沈公子歪着头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飞锋忙把他扶着坐起来，拿起粥碗，一勺一勺地喂他。

沈公子顺从而安静地喝完粥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你带我出来几天了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“血衣派附近的一处山洞。”

沈公子点点头：“三天没被找到，你又不慌不忙的，看来这里应该很安全。”

飞锋叹口气，声音不由自主又变得十分温柔：“你才是不慌不忙的，你不认得我，我还害过你，你怎么不恼火？”

沈公子笑了笑，又露出那种被误认为武当道士时的那种撒娇的神情：“我为什么要慌张要恼火？慕容羡才会做那种事。”

飞锋看着他的笑容，忽然觉得无比心动，不由伸出手去放在他的肩头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沈公子，我会杀了慕容羡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我要杀了他，那时候我要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说，“你放心。”

沈公子听着他的话，神色有点奇异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我有点累了，我要睡一会儿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当沈公子能勉强起身走动的时候，一边扶着飞锋的胳膊，一边问起：“我听说在血衣派里，护卫们的名字都是主人根据他们的特点取的，那你的名字是慕容羨取的？”

飞锋回答：“是老掌门取的。”

沈公子点点头：“那你一定身轻如燕，又迅捷如风了？”

飞锋温声道：“锋利的锋。”

沈公子轻轻啊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：“是了，应该是这个锋。”不待飞锋再问，又开口道，“那你在血衣派很久了，还见过老掌门？”

“我只跟了老掌门一年，他就去世了。”

“之后你就一直跟着薛天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跟着他四年了……”沈公子沉吟着，“为了我，再也回不去血衣派，你……你不难过吗？”

飞锋觉得十分奇怪，说：“血衣派的掌门是薛掌门，并不是慕容羨，沈公子，如果薛掌门回来，你也不肯回血衣派么？”

沈公子脸上又出现那种奇异的神情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：“你救我出来的时候，就想着薛天尧回来后送我回去吗？你还是要回血衣派？”

飞锋看着他的神色，认真回答道：“我是觉得你和薛掌门是……好朋友，所以确实有过这种打算。但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沈公子露出沉思的样子，并没有再说话。飞锋却觉得话题正好合适让他问出他一直关心的问题。他问：“沈公子，你家在哪里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不如等你好一点，我送你回去？”

沈公子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我要再想想。”

飞锋知道他对自己并不全然信任，心中暗叹口气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忍住，问道：“那，沈公子，你总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”

沈公子闻言却微笑起来，伸手在空气中摸索着，飞锋伸手握住他的，沈公子却摇摇头甩开他的手，继续在空中摸来摸去，直到摸到飞锋的脸。

他微微抬着头，无神的眼睛对着飞锋的方向，红唇带着美丽的微笑，声音柔和地说：“你想知道我的名字？之前我就想告诉你的。那时我说，等我把你打倒，就告诉你我是谁。飞锋，你要有准备，有一天我要把你打倒，然后告诉你我的名字。”

飞锋忍不住笑起来，他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宠溺：“好，那你赶紧先好起来吧。我等着你把我打倒。”

那之后二人便在这山洞之中躲藏了几日，朝夕相处之中，飞锋越发觉得沈公子是个很奇怪很神秘的人。

他之所以会把沈公子救出来，原因有二：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说过的，他虽然恨慕容羨一手遮天，毕竟还是相信薛天尧薛掌门会维护沈公子，想要带沈公子暂时躲在此处等薛掌门回来；

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这位沈公子怀着一种十分愧疚且怜爱的情感，他深愧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了这位堂堂男子，又怜惜他饱受折磨双目失明。

所以他将沈公子带出时，做的打算是带他在此处养伤，等薛掌门回来，以补偿自己给他带来的无妄之灾。

但是沈公子显然有自己的想法。

首先就是，他非常不愿意提到在众人面前和飞锋那件事情。

他刚清醒的时候，飞锋提过这事，但是沈公子没有搭茬，飞锋以为他刚刚苏醒，甚至还不是很清楚，没听清自己说的话。所以当天下午，他又试图向沈公子表达自己的歉疚之情。

沈公子身上有大大小小无数的伤口，有割伤、划伤、鞭伤，甚至左腿上还有烙铁的烙痕，他昏迷之中，飞锋每天过午都要给他上药，现在他清醒了，飞锋十分担心会被拒绝。

他拿出药瓶，踌躇了一下，开口说：“沈公子，你的伤口还没好，我……”

沈公子的脸庞转向他的方向，鼻翼微微翕动两下，好像忽然嗅到什么味道的小动物，然后微微一笑道：“那你给我上药好不好？”

他身上只披着一件飞锋的旧长袍，说完这句话，他伸手就把长袍解开，赤身裸体地坐在干草之上，表情平静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不妥。

飞锋看了他半晌，才俯下身去细致地给他上药，一边轻声吩咐沈公子“抬手”“手放下吧”这样的简单命令。沈公子大腿内侧也有伤口，飞锋停下手，犹犹豫豫没有开口的时候，沈公子反而十分自然分开双腿，露出伤口让他上药。

飞锋忽然眼眶湿热，上药的手无法自控地发起抖来。

沈公子似有觉察，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飞锋收回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低声道：“沈公子，我……我十分感激！”

沈公子像是疑惑地歪了歪头，笑：“你谢我什么？”

飞锋认真地回答：“我对你做过那样禽兽不如的事，你却这么信任我，沈公子，飞锋……飞锋万分惭愧……”

沈公子愣了愣，转开脸说：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”

他的声音仍然柔和悦耳，飞锋却无端觉得里面掺杂几分冷淡，而且这句话的腔调也并不友善，几乎带着命令式的口气，显然这沈公子曾经也是养尊处优、颐指气使的人物，虽然平时语气柔和，但一旦有情绪波动，就会流露出之前的习惯。

飞锋见他这样，实在不知还能说什么表达悔恨和歉意，在地上跪了片刻，才听沈公子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伤口疼。”

飞锋这才回过神来，仍是跪着凑上前去，小心翼翼给他上药。

每天晚上，飞锋都让沈公子睡在干草床上，自己则和衣睡在洞口，让自己成为沈公子夜晚的一道防线。

这天晚上，睡到半夜，飞锋忽然听到一些窸窣之声，他一向警觉，睡梦中也是如此，所以马



上睁开眼睛，向发声之处望去。

只见沈公子正摸索着起身，在月光下，他形状优美的手指一点点摸过自己脸上、脖颈上的伤口，嘴唇翕动，似乎在无声地计数。

飞锋看他双眼仍是毫无神采，脸上的表情似悲似怒，却偏偏带着一丝苦笑，看上去十分脆弱。心中想道：他之前容貌极美，现在却一身伤口，虽然白天不曾表现出来，原来还是心中难过，无法入睡啊。

他这样一想，心中居然也难过起来，不由自主就轻叹一声。

沈公子的耳力显然极好，马上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开口道：“飞锋，是你吗？”声音竟微微有些发抖。

飞锋知道他目不能视，在一片黑暗中听到声音一定是非常害怕，忙温声安慰道：“是我，你，你伤口又疼了？”

沈公子微微放松了些，摇了摇头，手又摸到自己肩膀上，低声道：“我在数，慕容羡给我留下多少伤口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，虽然柔和，话里的寒意却怎么遮都遮不住。飞锋坐起身，沉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承诺你会杀慕容羡，就一定做到。”

沈公子微微垂下头，飞锋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听到他似乎是短促地笑了一声。

沈公子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对于重新回到血衣派似乎并不积极，反而有点顾虑重重的样子。

因为飞锋说过“如果你不愿意回到血衣派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”这种话，所以他一直等着沈公子跟自己商量有什么“别的办法”，但他跟沈公子提起的时候，沈公子只是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你看我身上的伤，已经是行动不便了，何况又中了毒。”又补充说，“飞锋，我是不是拖累了你，你不耐烦了？”

他这么问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手却紧紧拽着飞锋的衣角，飞锋的心一下就变得软绵绵的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是我心急了，你伤还没好，我们从长计议吧。”

那天晚上，飞锋在洞口熬药，沈公子又在一条一条数他的伤口，飞锋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醍醐灌顶，想明白了沈公子为什么不愿意回到血衣派。

他在血衣派那么多帮众面前被人凌辱，现在的容貌又远远比不上以前，就算是之前和薛天尧关系亲密，谁又能说得准现在薛天尧会不会嫌弃他？所以他才这样忧心忡忡吧。

飞锋虽然高大威武，但其实是个谨慎细腻的人，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情情爱爱，才一时没有参透，现在一下想通，就越想越觉得自己猜对了。可是想通了之后，他一边觉得释然，觉得事情终于有了解释，一边又忽然觉得有些失落，就好像沈公子为了薛天尧而忧心忡忡这件事让他很不爽似的。

过了大概六七天，飞锋看沈公子的气色似乎好了一点，便对他说：“这几天看你身体虚弱，你肩上的链子就没给你拔出来。慕容羡这人十分狠毒，这条链子不知折磨过多少人，上面并